

编者按:今年1月,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策划出版的“不负星光·新大众文艺丛书”第一辑在北京首发以来,收获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。3月,在西安举办的新大众文艺出版座谈会和“不负星光·新大众文艺丛书”研讨会上,与会领导和专家对丛书的出版价值和社会意义给予高度评价。现将丛书第一辑7位作者的创作心得予以刊登,以飨读者。

每个人身上,都有故事值得书写

——“不负星光·新大众文艺丛书”第一辑作者创作心得



时常有朋友替我的命运打抱不平,而如今的我,心态早已沉淀,只希望往后的生活,能够获得一份平静与从容。这份平静与从容的背后,从不是向命运妥协的淡然,而是我始终在与命运、与缺失的声音做着最坚决的抗争,从未有过一刻放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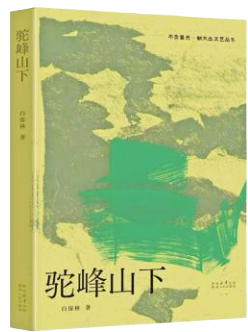
纵使世界充满了喧嚣,我也要让我我的世界万籁俱寂。于是,我的诗集《万籁俱寂》出版了。作为“不负星光·新大众文艺丛书”之一,作品收录了180余首诗作,我从3年前便开始着手整理。彼时落笔,不过是想将自己与声音的纠葛、与无声岁月相伴的点滴、与命运较劲的模样,以及和生活慢慢和解的细碎瞬间,一一凝练成诗,整理成册。直到书稿交付的那一刻,我才恍然发觉,这些诗句所承载的情感与力量,恰是新大众文艺本真的底色:无论身处何种人生境遇,历经怎样的坎坷磨难,都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未来的向往。

以无声写有声

左右

我作为芸芸大众中的普通一员,在新大众文艺的土壤里生长。这些年,我一直在无声世界里寻找声音、寻找工作、寻找爱情、追求有声生活,这其中有很多心酸、不甘、无助,但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口。所幸我已经找到了——我通过写作、通过读书,将身体困境转化为独特的诗意表达,传递我对无声生活的热爱,传递我以诗歌对抗命运、探寻生命本质,以文学代替声音来发声的坚韧力量。

常言道:大象无形,大音希声。于无声的我而言,写作早已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、无形的、希声的信仰。它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桥梁,是我表达自我的出口,是我在寂静中寻得的最响亮的声音,让我即便身处无声之境,也能拥有丰盛的精神世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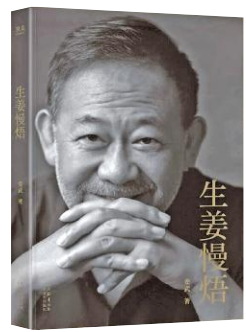
唯有热爱,可抵岁月漫长。回首过往,2025年是我文学创作路上的幸运之年。我的长篇小说《驼峰山下》,有幸入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推出的“不负星光·新大众文艺丛书”,并于2026年1月7日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。从未到过京城的我,也应邀前往。这样的认可,让我真切感受到,新大众文艺为我们普通作者,提供了表达自我的广阔舞台,也让那些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平凡心声,多了被听见、被关注的机会。

传递日常温暖

白保林

16岁那年,我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,从而踏上了更为艰难的人生道路。也就是在那段艰难无助的日子里,我拾起了笔,开始在稿纸上倾吐心声。从此,文学就像一束微光,照进了我的生命,指引我走过泥泞、踏过坎坷,更让我学会了观察生活、理解生活,在困境中保持清醒,在苦难中守住希望。在榆林,我从事油漆粉刷工作已有27年。这期间,我始终坚持诚实守信、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,为雇主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。作为家庭的顶梁柱,一家人在城市里安身立命是最现实的问题。于是,我给自己定下规矩:忙时好好干活,闲时用心写作。然而每到行业旺季,连续工作四五个月停不下来是常有的事。

坚持写作多年,文学已成为渗透我骨子里的精神养分;没有文字陪伴的日子,生活都失了味。后来,随着电子产品的升级,我一边干活,一边在手机上收听文学作品;有时手里干活,心里构思小说中的故事情节,或者组织语言打腹稿,一有灵感,立刻记在手机里,等到晚上收工回家,再慢慢整理修改……新大众文艺给予了普通人追梦的舞台,让每一份努力都有被看见的可能,这将激起我更大的创作热情。



生姜慢焐,滋味自出

姜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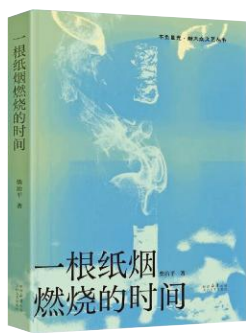
转眼,演了三十多年戏,这回我自己这五十年来的心思、半生的日子,慢慢摊开、捋顺,再一点点焐进纸里。就像书名《生姜慢焐》,人生这道菜,从来急不得,得用小火,慢慢熬、细细炖,才出真味。

我这辈子,没什么惊天动地的野心,演戏如此,做人亦如此。从唐山到贵阳,再到北京,童年在辗转里藏着烟火气;从三次高考落榜到走进电影学院,从青涩新人到扎根片场,一路走得

不算快,但每一步都踩得扎实。演戏从不是靠天赋投机,而是肯下笨功夫。曾经有人说我是“配角专业户”,可我从不在意主角配角。就像做菜,折耳根虽不是主菜,却能提香增味;角色无大小,演活了,就立得住。从憨厚的二喜、纯粹的二明,到蛮横的武举人、复杂的昌万年,我演的是别人的人生,悟的是自己的修行。

生活和演戏是一个理儿,都讲究分寸,都需要留白。年轻时爱浓油赤酱的红烧肉,如今偏爱清清淡淡的水煮白菜,懂得给生活做减法,才知平淡最真。热闹过后,更珍惜独处的时光,沉下心琢磨角色,静下心来感受生活,不慌不忙,不骄不躁。

我始终相信,力不到,不为财;心不到,不成事。好演员像老泡菜,得在生活里慢慢腌、细细醇,沉得住气,耐得住寂寞,才能熬出醇厚滋味。就像生姜,慢火焐透,辛辣里藏着回甘,平凡中透着韧劲。这些文字,没有华丽辞藻,没有刻意雕琢,全是实打实的人间烟火。写给自己,也写给每一个慢慢赶路的人:不必追着时光奔跑,不必强求事事圆满,像生姜一样,慢慢焐,静静长,日子熬到火候,自然有属于自己的清香与力量。



我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。《一根纸烟燃烧的时间》只是我多年来间接性努力的一个见证。身为无名作者,想在写作上谋出路,几乎是难于登天。再加之自身各项设施不够完善,反馈到实际生活中,光谋生几乎就得花光所有的力气。之所以坚持,一是为易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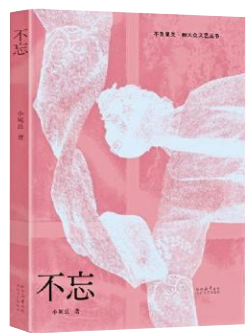
用文字照亮看不见的缝隙

柴治平

的生命寻找一个恰当的支点;二是自古以来,文学在灵魂上具有较强的去污能力。特别是针对无名作者来说,它可以及时擦拭掉心灵里那些容易板结的污垢,还有一个清新的自己,而不至于沉溺于负面情绪,不能自拔。

可能是多年阅读的原因,在散文写作上,我一直试图突破传统的写作窠臼,想写出不一样的文字。这也就使许多读者看过我的文字之后,产生了同样的疑惑,即我的文字像散文不像散文、像小说不像小说,很难定义体裁,有种四不像的嫌疑。面对这样的疑惑,我的内心也很忐忑。以我浅薄的知识储备,不知道自己的写作论点是否正确,即以类似于小说的语言去写散文,还散文一个真实鲜活的肉身。比如我在创作《我大柴遵民》这篇散文时,尽可能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父亲,我不想依传统叙事的路子将他写成一个全民通用的父亲,而刻意遮蔽人性里难以启齿的部分。不可否认,这样的写作,在擅于伪饰的写作者心里,是不可饶恕的。

新大众文艺的出现,是文艺真正的觉醒。正如作家谢有顺所言:“新大众文艺是团结那些无名的写作者,理解那些沉默的生活,并对一种强力生长但还未经雕琢的写作方式报以足够的宽容。”因此,在众多无名作者里,我是幸运的。幸运的是,我终于可以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面向全国读者,替那些不曾被看见的底层生活,以及被忽略的弱势群体发声。



作为一名网文作者,因为我的网络小说《不忘》入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“不负星光·新大众文艺丛书”,让我第一次了解了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概念。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空泛的口号,它非常有生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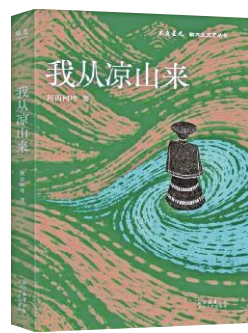
『我们』都是被故事相连的共同体

小妮总

我创作的故事,大多偏向现实主义女性题材和悬疑类小说。这本女性题材小说《不忘》,创作于2022年底,因我生活中的一些问题,一度断更,最终于2025年初正式完结。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,我从未想过它有机会出版。网络文学的世界浩如烟海,每天都有无数新的故事涌入,所以,我格外感谢各位老师,将它从浩瀚的网络之河中打捞出来,给它一个机会,让它以更“端庄”的身份,和读者相遇。

我是一个普通人,普通的作者,我所理解的“新大众文艺”,是文艺创作的权利,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笔下。网络文学,让创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,而新大众文艺,能让我这样的普通作者,也有了被看到、被认可的可能。它打破了一些隐形的门槛,告诉我们,文艺的土壤在生活里,故事在人间烟火中生根发芽。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母亲,在写字楼里加班的白领……每个人身上都有动人的故事值得书写,值得被记录。而他们或许和我一样,也在书写、记录别人的故事。

“不负星光·新大众文艺丛书”似乎有一种动人的力量,它更像是一座桥梁,桥的那头有无数创作者,只要你坚持表达,写自己想写的故事,总会有人从桥那头走过来,给你一束星光。丛书让这样的体温也有机会留下印记。它们或许不足以成为“历史”,但它是故事的碎片,让时代、让文学回归到“人”,“普通人”的本质。



我的写作,起源于父母爱情,在回溯他们的人生时,我作为他们的小孩参与了进去,故事里是出现了一双孩子的眼睛。那些儿时、少年时的记忆从很远处向我走来,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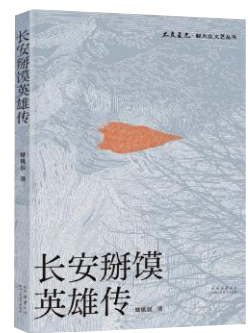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写作

阿西阿呷

站在记忆的门前,一想到沉寂在那背后的一切,就不由得眼含热泪,终于在长呼一口气后,轻轻推开了那道门。

如果说写作带给了我什么,我想最深的东西,应该就是“重逢”吧,与过去的时光重逢,与逝去的亲人重逢,与那个在屋檐下看雨落的4岁小孩重逢。这也是令我最高兴和最安慰的。文字里,藏着我今天没有办法一一告诉世人的一切——我经历过的爱与痛。文字创造出了一个消逝的时空,里面住着我的家,我的妈妈,我年轻的外婆,住着乡下可以没过膝盖的冬雪,住着喧嚣过后村庄忽然的宁静,住着恍恍惚惚的又暴烈的太阳,住着简单,住着无忧无虑,住着幸福……有读者说,羡慕阿呷,因为无论是逝去的人还是活着的人,他们都给了她温暖。这话是对的,至少因为他们,我的灵魂从未有一刻失去过归宿。

书中的“洋芋姐姐”阿甘给我发来消息,她说我的书写将她带回了年少时光,她们的出走、闯荡、立业、分别,仿佛就在昨天。她哭了很久,她的姐姐也哭了。我想,她们哭是和我一样,在文字里看到了那个消逝的时空,我们都知道那个时空永远在,它永远安慰我们。



我叫蟠桃叔,我是一个不出名的小作家,也是一个生意不红火的核雕工艺师,俗称刻桃核的。但是,我勤勤恳恳,这几年出了不少书,也刻了不少桃核。这不,最近,我的一本名为《长安掰馍英雄传》的新书问世了,是“不负星光·新大众文艺丛书”中的一本,我因此觉得

在生活里擦肩,在文字里相逢

蟠桃叔

很光荣。以我对新大众文艺的粗浅认识,就是文艺工作者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,踏踏实实为咱群众服务。

说到《长安掰馍英雄传》,它是一本汇集我近年来写作成果的短篇小说集,讲西安普通人的故事。编辑老师是这样评价的:本书聚焦了西安城巷深处的烟火日常,以幽默温情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市井小人物的生动画卷。书中从微末处透视城市精神,重现人间百态。那些市井匠人、江湖故人、饮食男女,在蟠桃叔的笔下完成了在钢筋森林中编织出的柔软诗意。是啊,我在西安已经生活27年了,有那么多关于西安、关于西安人的故事要讲。

《长安掰馍英雄传》其实不是武侠小说,书里没有一个拿刀拿剑的、飞檐走壁的。书中所写的种种人物,乃是西安城里羊肉泡馍馆子掰着饪饪馍的张三李四。虽是平凡人物,我却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活得热辣滚烫、有模有样,是凡尘俗世间的好男儿、好女子,是没有功名的英雄也,故有此书名。书中,《吃油饼》里的范青青,《捏脖子》里的春山,《引生刻铜》里的引生……都是这样。生活有时会让他们疼,他们却会对生活笑。

目前,我努力地写作,也努力地刻桃核。虽然劳累而忙碌,但我深信,我非常幸福,因为我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,而且是双份,我的幸福也就加倍了。最重要的是,我的努力渐渐得到了认可,我更有勇气走下去。